



紹 劇

血 淚 蕩

紹興縣《血淚蕩》創作小組集體創作

沈祖安等幫助修改

內 容 提 要

解放前夕，浙东水乡绍兴任家畝，全村有数百户人家。恶霸地主“笑面虎”任应福弟兄勾结伪县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任家畝所有的田都要用任家公荡——“救命荡”来灌溉，任应福为了断绝全村贫农的生路，强霸了“救命荡”和贫农任蜡梅的两亩荡口田，蜡梅的丈夫王桂堂被逼而死，父亲任老爹也因据理力争而被挖出双目。全村群众忍无可忍，在任大龙带领下，掘沟放水，自发地开展斗争。任应福串通了反动武装，企图进一步迫害穷苦农民。最后因绍兴解放，人民革命武装及时赶到，全歼了反革命武装，摧毁了地主立在“救命荡”上的“万年碑”。

序 歌

和泪話村史，
記下千古冤；
以血写家譜，
留与后人看。

时 间 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

地 点 浙江绍兴任家畈。

人 物

任老爹——六十三岁，老长工。

任蜡梅——三十二岁，老爹的女儿。

任大龙——二十六岁，老爹的儿子。

任乌龙——二十一岁，老爹的堂侄。

王桂堂——三十五岁，蜡梅的丈夫。

王金牛——十三岁，蜡梅的儿子。

王三九——五十岁，桂堂的叔父。

任冬花——十九岁，孤女。

任应福——四十岁，“笑面虎”、“阴司秀才”。

任应禄——三十五岁，“出洞虎”、“火神菩萨”。

任应香——二十四岁，“雌老虎”。

宣普汉——四十五岁，伪绍兴县长。

阿 二——也叫“紅眼睛阿二”，二十六岁，狗腿子。

张副官——三十余岁，宣普汉秘书。

貧雇农男女群众若干。

解放軍若干。

伪警察数人。

武装匪特若干。

狗腿子。

第一场 霸 蕩

〔一九四八年夏秋之交。

〔绍兴任家畈救命蕩边。

〔幕启。任蜡梅、王金牛母子划船上。

任蜡梅 (唱)熏风七月苦旱天，
禾苗干枯地生烟。
世乱年荒财主狠，
夫病子幼度日艰。
母子打鱼蕩口去——

金牛！

王金牛 姆媽。

任蜡梅 (唱)快把船儿划向前。

王金牛 噢。(划船，船旋)

任蜡梅 (抛网，收网)

(唱)大蕩水浅魚难捕——(收网)

王金牛 (满怀希望地)我来看！(见空网)咳！姆媽，为啥
从天沒亮柯①到这时候，一条魚都没有柯到呢？

① 柯，讀 kōo，绍兴口语，捕捞的意思。

任蜡梅 孩子，荒旱連年，庄稼无收，穷人都指望到这救命
蕩，捞些小鱼小虾来糊口，捞的人多，鱼就少了。来，
划到前面桥洞边，娘再来抛网。

〔王金牛将船划近桥洞，任蜡梅又抛网，收网，
见鱼。

王金牛 (惊喜) 姆妈，鱼！

任蜡梅 (唱) 这一网换来了买糠钱。

〔母子装鱼入篓，划船下。

〔王桂堂上。

王桂堂 (唱) 天旱盼雨恨无云，

人到穷苦偏生病，

桂堂我卧床三年整，

黄莲岁月苦万分。

(向远处) 金——牛！金——牛！……(咳嗽)

〔内王金牛声：“噢！爹——爹！”

〔王金牛拎着一串鱼奔上。

王金牛 爹爹！（向后）姆妈，爹爹来了！

〔任蜡梅上。

任蜡梅 桂堂，你的病刚好些，怎么又出来了？

王桂堂 我……我好了一些，想来帮帮你们——

任蜡梅 我们就回来了，你回去养息要紧。

王金牛 爹爹，你回去吧！

王桂堂 不，我不要紧。

〔任老爹上，站在桥头。

任老爹 桂堂!

王桂堂 爹爹!

任蜡梅 爹爹!

王金牛 外公! (将任老爹从桥上拽下来)

任老爹 桂堂,病还没好,怎么又出来乱跑了!

任蜡梅 (向任老爹)爹爹,他总是不听我劝。

王桂堂 爹爹,我病了这几年,连累你老人家,这把年纪,也跟着受苦。

任老爹 哎!你又要说傻话了。蜡梅,这几天财主又在出坏主意,红眼睛阿二天天到这荡边来寻是非,你们要留神一些。

任蜡梅 难道财主还能不让我们在公荡钓鱼?

任老爹 他们狼心狗肺,什么事都做得出。我在财主家里当了五十年的长工,他们一调尾巴,我就晓得他们往哪里飞。

王桂堂 啊哟,这这怎么好呢!

任老爹 不用怕。河里石头多,村里穷人多,尽管财主的胃口再大,只怕也吞不下去!桂堂,你早些回去,我要走了。

王金牛 外公,财主为啥这样凶?

任老爹 唉,你小小年纪,哪里懂得呵!

(唱)年年砍竹竹鞭硬,

世代受苦苦水长;

任家贩多少辛酸事——

金牛，过几天，你外公一长二短地告诉你。

王金牛 噢。

任老爹 (笑) 嘻嘻，桂堂，这孩子的脾气，可不象你。

王桂堂 是啊，有点象他大龙舅舅。

任老爹 比大龙还要刚强些。

(唱) 看起来，一代更比一代强。(下)

任蜡梅 桂堂，我们去把鱼网还给三九叔，你早些回去吧。

王金牛 喏，爹爹，这些鱼你先带回去，我们就来的。

[任蜡梅、王金牛下。]

王桂堂 (佇立眺望) 唉！

(唱) 百日大旱田地荒，

穷人指望救命荡，

亏得荡口两亩田，

苦撑苦熬度时光。(坐在桥栏边沉思)

[阿二引任应禄领着两个狗腿子插木牌上。]

任应禄 (唱) 身上披件黄军装，

腰里插支木壳枪，

威风凛凛二店王●，

得意洋洋来禁荡。

阿二！插牌！

阿二 晓得。(见王桂堂) 哦，豆腐桂堂，你一个人在这

● 店王，旧社会浙东一带长工称地主为“店王”，因王字加点是个主字，意即财主(或老板)。

里，甯，手里还有一串鱼，这还了得。

王桂堂 阿二哥，你说什么？

阿 二 二店王，王桂堂柯了不少鱼。

任应祿 啊！王桂堂，叫他滚过来！

阿 二 王桂堂，二店王叫你！

王桂堂 (过来)二店王！(作揖)

任应祿 鱼从哪里来的？

王桂堂 从……救命荡里柯的！

任应祿 (指狗腿子搯着的木牌)你看，这是啥？

王桂堂 禁牌？！(看)“严禁捕捞鱼虾……”二店王。

任应祿 (猛然一巴掌将王桂堂打倒地，又一脚将他踢翻)来，给我打这有眼无珠的杂种！

王桂堂 二店王啊！

(唱)全村公荡不能禁！

阿 二 他还不服！

任应祿 (唱)不由我怒火往上升。

高举皮鞭将你打——

[任应祿挥鞭打王桂堂，任蜡梅和王金牛上，见状，扑上来挡住王桂堂，托住任应祿执鞭的手。

任蜡梅 (唱)桂堂他犯下何罪名？

王金牛 爹爹！

任蜡梅 快去叫外公！

(王金牛急下。

阿 二 識相点，快走开。

(唱)二店王的虎威誰不怕？

任蜡梅 (唱)动手就打为何因？

任应祿 賤婆娘！（踢倒任蜡梅，将鞭子扔在地上）

(唱)叫阿二与我重重打——

阿 二 是。（拾鞭）蜡梅，我看还是自己識相点！

任蜡梅 紅眼睛阿二！

(唱)你狐假虎威压穷人。

阿 二 啊！嘴巴还要凶？

王桂堂 蜡梅，我們惹不起祸，你就少說几句！（向阿二）阿二哥！

阿 二 哼！（調头不理）

王桂堂 二店王，二店王！纵然我桂堂得罪了二店王，看在我身上有病，打不起了……

任应祿 哼，有病？半死不活，就該早点死！

王桂堂 我——咳，我是應該死了……

任蜡梅 (忍不住)桂堂！（怒）树爭一堆泥，人爭一口气，我們又沒有犯法，你为啥要这样低声下气？

王桂堂 蜡梅！——

任蜡梅 你不要怕！（想把王桂堂略推开，但王桂堂一个踉蹌，又急扶住）

任应祿 給我打！

阿 二 (揮鞭欲打)你——

任蜡梅 你們要打就打我。

〔王三九上。〕

王三九 桂堂！

王桂堂 阿叔！

王三九 蜡梅！（拉过任蜡梅）这这这怎么得了！（向阿二）
阿二哥，这是怎么一回事？

阿二 你侄儿偷鱼，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九 这——

阿二 顶撞二店王，你看该打不该打！

任应祿 给我绑起来打。

王三九 阿二哥，你行行好，让我去求求二店王。（上前）
二店王，二店王！你总要看在我王三九的份上，
高抬贵手，我侄儿桂堂有什么错处，我来认错赔
礼。

任应祿 哪里来的老杂种，难道这里也有你的说话份？

王三九 呃——

任蜡梅 叔公！

王三九 要耐气，要耐气，千万要耐气。（向任应祿）二店王
啊！

（唱）王三九赔小心低声上前，

求店王且息怒听我一言；

桂堂是事出无奈柯鱼求生——

二店王，烧香要烧三宝殿，好事要做眼面前，

望店王高抬贵手网开一面！

任应祿 （唱）老杂种不自量敢来多言，

管教你难脱身祸在眼前。

〔任应禄正夺鞭欲打，王金牛引任老爹、任烏龙、任冬花及群众甲乙上。〕

任老爹 住手！

任烏龙 誰敢打人？

任蜡梅 爹爹！

任烏龙 蜡梅姐姐，不用怕。

王三九 （见任老爹）亲家公，闖出祸来了。

任老爹 公蕩里拷魚，这祸在哪里？

王三九 唉，可不要惹出事来。

任应禄 誰敢拦阻我店王打人？胆子可不小！

任老爹 二店王，这救命蕩是任家販的公蕩，任家販人拷魚，犯了什么法？

任应禄 呃——

阿 二 二店王，不是上面已經规定下来？——

任应禄 嗯，对！如今上面有规定，这公蕩归我家經管，誰也不許拷魚。

任老爹 二店王——

王三九 老阿哥，你就省几句吧，犯不着——

任老爹 你让我說几句。二店王，任家販的穷人祖祖輩輩传下来的公蕩，为什么要让你们財主来經管？

阿 二 走馬楼大店王是族长呀。

任应禄 不錯，族长就有权来經管。

任老爹 說話要凭天理良心。

任应禄 老狗，你吃了我家五十年的飯，竟敢这样放肆！来呀！

两狗腿 啊。

任应禄 把禁牌插上，再把这老狗抛到溝里去喂魚虾！

任烏龙 誰敢！

任应禄 快动手！

〔阿二及两狗腿冲上，众稍退，任烏龙上前挡住，阿二挥鞭欲打，被任烏龙差点推倒。任应禄等更往前冲，王三九等边退边拖任烏龙，任烏龙顿脚，阿二溜下。〕

任应禄 好小子！

（唱）你敢反对我立牌，
不怕店王发虎威！

任烏龙 （唱）你禁公蕩我反对，
你立禁牌我敢毀！

任应禄 （暴怒地）你——不——怕——死？

任烏龙 嘿嘿，用不着吓人。

任应禄 任烏龙，太岁头上动土，你有几个脑袋？

任烏龙 二老虎，杀头碗大的疤，别人怕你我不怕！

任应禄 好啊！（拔出手枪要放）活得不耐煩的就上来！

〔众退至下场門前，王三九拉住任烏龙不放。〕

任烏龙 你敢开枪！（挣扎）

〔阿二引任应福上。〕

任应福 哎！老二，做什么！呃，你又发牛性子了！都是族

里的自己人嘛，一笔写不出两个任字来，何必提刀弄枪的。（夺下任应禄手里的手枪，塞进任应禄的腰里）来，先送二店王回去。

〔阿二拉任应禄下。〕

任应福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走至台中間）你們有事可以同我來說。（笑嘻嘻地）啊？哈哈！

王三九 大店王，你是寬宏大量的人，我侄兒桂堂和侄媳蟾梅在這救命蕩里掙了幾條小魚，實在也是沒奈何！

任应福 王三九，我們這任家販里都是姓任的自己人，姓任的事不容外人插嘴。

王三九 呃——

任应福 不過，你在村里也住了多年，何況又上了年紀，好嘛，你來講情，我可以給你一個面子。

王三九 謝謝大店王！（作揖）

〔任蟾梅、王金牛扶王桂堂下。〕

任烏龍 三九叔，桂堂哥被他們打得這副樣子，你還求什麼情！

王三九 烏龍——

任烏龍 大店王！這救命蕩是公眾的產業，為啥不許掙魚蝦，為啥要打桂堂？

〔兩狗腿欲上前。〕

任应福 （暗止住狗腿）烏龍，你小小年紀，倒蠻有些心眼。不過這是我們任家長輩的事，你不要來插嘴。

任烏龍 你——

王三九 烏龙! (拉过)鸡蛋碰勿过石头。

任烏龙 啥人是鸡蛋? 哪个是石头?

王三九 (急)烏龙! (向任老爹)老阿哥, 你侄儿又发牛脾气了, 要闖大祸哉!

任应福 (大笑)哈哈哈哈哈! 王三九, 你也不用害怕, 我大店王是宰相肚里好撑船。常言道:“脚正不怕鞋歪, 有理走遍天下!”

(唱)这救命蕩从前本是我家产——

众 人 啊?

[王金牛引任大龙上, 站在一边。

任应福 不过到后来么……

(唱)才交与任家祠堂共执掌。

論族規我是任家大族长,

論职务我是本地联保长;

論情理本該由我来經管,

都只为事务繁忙顾不上。

今日行使管理权,

合情合法理应当。

任大龙 不对! (走上前来)

任应福 哦, 原来是大龙, 你回来了? 长远不见了。你在哪里发财啊?

任大龙 多謝大店王关心, 穷人只求无病无灾, 混一口苦飯, 这发财致富, 都是你們財主老爷的事!

任应福 呃——嚟嚟, 到底常常在外面走走, 见过世面, 老

爹，你这个儿子，生得很不错啊，又聪明又能干。

任老爹 （含著地）唉，穷人的儿子，再能干也当不成财主！

任大龙 請問大店王，这救命蕩从前到底是誰的产业？

任应福 呃——原是我家的产业。嘿嘿，大龙，你年紀还輕，我們任家上一代的事，你恐怕不大清楚。

任大龙 既然我年紀輕，那就問問我爹，他的年紀比你大，总比你清楚吧？

任应福 呃——

任冬花 老爹，你來說說吧。

任老爹 大店王，既然你同我們攀亲提眷，那我就來說！

（唱）救命蕩本是公众蕩，

众人經管理应当。

空口白話无凭信，

祠堂石碑写端詳！

任应福 呃——

任老爹 （唱）多少代穷人开蕩流血汗——

任家畝有几百戶穷人，瞞不过老，哄不过小，大店王！——

（唱）你一手难以遮太阳！

任应福 老爹，你在我家当了五十年的长工，我晓得你是懂道理的……

任大龙 大店王，你不是口口声声最喜欢讲道理嗎？有理走遍天下，为啥不让人讲话？

任应福 呃——好啊，有理就可以讲，讲吧。